

# 元杂剧故事集

凌嘉霁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I 247.8  
3441

# 元杂剧故事集

凌嘉蔚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## 元杂剧故事集

凌 嘉 露

---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镇江前进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8.125 插页1 字数93,000

1983年10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3,500册

---

书号: 10100·701 定价: 0.90元

责任编辑 王 远 鸿

## 写在前面

元曲(杂剧)是和唐诗、宋词并称的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,它和唐诗、宋词一样,各自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。如果从反映普通市民群众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来说,它的成就当又在唐诗、宋词之上。正因为这样,它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;广大群众的喜爱和强烈要求,又促进了它的繁荣兴盛。

在杂剧创作的实况中,常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形,即同样一个故事却被许多不同的作者同时用来进行创作,相互争奇斗妍。例如窦娥的故事,关汉卿、梁进之、王实甫、王仲元等人都写有剧作;王昭君的故事,关汉卿、马致远、张时起、吴昌龄等人都把它写成杂剧;倩女的故事,同样也有赵公辅、郑光祖用以进行创作。在元杂剧中,有个人创作的,也有集体创作的。如马致远就曾与元贞书会中的李时中、花李郎、红字李二合作,创作了杂剧《黄粱梦》,他们每人各写一折。在书会中,他们还相互品评高低。如贾仲名记马致远说,“战文场,曲状元,姓名香贯满梨园”;又记王实甫说,“作词章,风韵美,士林中等辈伏低。新杂剧,旧传奇,《西厢记》天下夺魁”。这都表明当时剧作家彼此之间既有合作,又相互竞赛,从而促进了杂剧创作的繁荣。在仅有百年历史的元朝一代,产生了很多的剧作家,创作了大量的杂剧剧本,以致素有“词山曲海”之称。现在有姓名可考的元杂剧作家大约有二百余人,钟嗣成《录鬼簿》中著录元代杂剧作家姓名一百五十二人,贾仲名《录鬼簿续编》著录元明之际的作家七十一人;合计二百二十三人。实际上元杂剧作家远远超过此数。

至于杂剧作品，为数更多。《录鬼簿》记载了杂剧四百五十八本，朱权《太和正音谱》著录了五百三十五本，傅惜华《元人杂剧全目》所记有七百三十七本。这只是目前所能考知的数目，并不能反映元杂剧的全貌。明代嘉靖朝人李开先就说，他的家中藏有元杂剧剧本一千余种，可见已经散佚的剧作比现存的要多得多。在傅惜华所考知的七百多本剧作中，现存的也不过二百余种，其中可以断定为元代的作品只有一百六十本左右。

此集选择了十五本杂剧，将它们改写成故事，约占现存元杂剧的十分之一。这十五本杂剧，包括了元代前后期作家的作品，除关、马、郑、白四大家以外，也选择了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。因为元曲四大家之说，虽然在元末已经产生，但并不能完全正确地反映出元代杂剧作家的实际成就，后人对此颇有诟病。例如创作《西厢记》的王实甫，其艺术成就极为辉煌，绝不在四大家之下，明人王骥德在《曲律》中就为他鸣不平，说“世称曲手，必曰关、郑、白、马，顾不及王，要非定论。”即使在元曲四大家中，各人的成就也不可同日而语，不能并驾齐驱。因此，在选择四大家的作品时，也根据他们的不同成就，而在数量上也有多寡之别。除了关、马、郑、白四大家和王实甫以外，纪君祥、廉进之、李潜夫、李好古等人的剧作，也有很高的成就，因而也选择改写了他们的优秀作品。还有一些优秀的无名氏的创作如《陈州果米》也选入书中。当然，在考虑不同时期、不同作家的代表作时，首先还是考虑入选剧作的思想价值、艺术成就以及对今天的现实意义。

世界上一些伟大作家的戏剧作品，被改编为故事的颇为不少，如莎士比亚、莫里哀的戏剧作品就早被改为故事了。一部好的戏剧故事，实际上也是一部文学创作，它同样会给广大读者以美的享受。当然，由于作者的水平所限，这一本元杂剧故事集，还谈不上是

一部优秀的文学创作。由于元杂剧中的语言与今日用语大不相同，有些读者阅读元杂剧原作，会产生一定的困难。那么，这一本元杂剧故事集，就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或补充的读物了。

在改写过程中，尽量照顾到原作的面貌，不随意插入原剧以外的成份；故事情节的发展，一般也依照原作的线索，只在必要时略有更动。此外，在每一个故事之后写了说明，或对故事的来源有所交代，或于流传的情况有所说明；对作者生平略有介绍，对剧作的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的成就也做了简析。这是为了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家、作品。至于作品的排列先后，大致以作家的时代为序，并不代表作品成就的高低。

由于编写者水平局限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，敬希广大读者指正。

# 目 录

写在前面

白 朴

墙头马上…………… 1

关汉卿

窦娥冤…………… 17

救风尘…………… 40

望江亭…………… 59

王实甫

西厢记…………… 74

马致远

汉宫秋…………… 109

荐福碑…………… 126

李直夫

虎头牌…………… 138

郑廷玉

看钱奴…………… 152



**纪君祥**

赵氏孤儿 ..... 167

**康进之**

李逵负荆 ..... 186

**李好古**

张生煮海 ..... 200

**李潜夫**

灰阑记 ..... 213

**郑光祖**

倩女离魂 ..... 227

**无名氏**

陈州粳米 ..... 239





## 墙头马上

话说唐高宗李治继位以来，做了十几年皇帝，天下太平无事。他每日赏花饮酒，尽情享乐。仪凤三年，正当春光烂漫，百花齐放之际，他又吩咐左右，跟随他游幸西御花园。这座园林中花木原也不少，只是缺少奇花异卉，李治感到不足赏心悦目，心中很不高兴。次日临朝，第一件事就是诏命工部尚书前往花中之王牡丹的家乡洛阳，不论公私花园，还是权豪势要之家，凡有奇花异卉，一律拣选出来移植长安，同时购买一批少见的花苗，回来栽接，以便来年观赏。

工部尚书姓裴名行俭，夫人柳氏，身边只有一个儿子叫少俊。裴少俊从小识字作文，十分聪明。如今年已二十，一表人材，却没娶妻，从来不接近酒色。高宗圣命下来以后，裴行俭因为年已老迈，体力衰弱，不能经受远途跋涉的辛劳，就奏明皇上，请求由儿子少俊代他去奔走一趟。高宗李治也还算体谅臣僚，答允了裴行俭的请求。于是裴行俭就选了一个能干的家人张千随同儿子前往洛阳。

当时有一个皇亲国戚叫做李世杰，原任京兆留守。因为讽谏武则天，触动了逆鳞，因而被贬到洛阳去做总管。从此，他一家三口就迁到洛阳居住。李世杰的夫人张氏十分贤惠，并不在意丈夫的谪贬。女儿李千金容颜出世，深通文墨，精于女红，芳年十八，还依留在双亲膝下。倒不是做父母的不关心女儿终身大事，而是因为李世杰宦海中经受风波，所以才耽误了女儿姻缘。全家来到洛阳以后，

李总管公务不忙，经常去同僚家消磨时日。母女二人紧闭门户，在家相守。

常言道：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”。李千金常年累月地深藏在闺阁之中，年事渐长，每当想起终身大事来，就不免无情无绪起来。幸亏贴身丫环梅香很能体贴人意，百般宽解，她的心情才稍稍平静下来。不过每逢花朝月夕，面对良辰美景，总难免有年华老大、光阴虚度的感触。

眼看上巳佳节已经到来，洛阳城内城外，春意正浓，牡丹盛开。倾城士女，无不三三两两，沐春阳，涉春水，登春山，赏春花，陶醉在春色之中。李千金因父母拘管得紧严，不能出门游赏，一个人闷坐在妆台前，盯着床前的围屏发愣。早晨，梅香进房来招呼她，她却对梅香说：“梅香！你来看，这围屏上画着这成双作对的士女王孙、佳人才子，多么俊俏华丽，逗人怜爱啊！”聪慧的梅香知道她又在为自己的终身大事担忧，便逗趣地说：“我知道小姐少一个女婿呢！”李千金虽然生在侯门、长在深闺，却是一个不驯服、有主见的少女。听得梅香这么一说，她坦然地回答道：“我若是招得个称心如意的风流女婿，夫妇恩爱，每日银灯高照，锦帐低垂，就再也不会象现在这样冷冷清清、凄凄凉凉，从黑夜巴望到天明了！”梅香听到小姐发自内心的话语，又见她日益消瘦，便大胆地说：“小姐，等老相公回来时，寻一门亲事！小姐！近来我看您日见消瘦，您要保重身体才好！”千金心中明白，这消瘦不是因为患有疾病，也不是医药治得。平常吃茶饭，毫无滋味，早晚贪春眠，又睡不沉。终日昏昏沉沉，丢东忘西，全都被终身大事所困扰。前些时候，有人来说亲，也不知对方人品如何，女孩儿羞答答地怎好开口询问，只能缄默不言，拒绝这门亲事，免得择人不当，耽误了自己一生。她想到这些曲折，心中更是愁闷，不禁长长地吁了几声，双眼一红，那泪珠也就点点滴滴落下来。



裴少俊的两只眼睛紧紧盯住院内的玉人了。

梅香连忙温言相劝：“小姐！今日正是上巳佳节，全城的王孙士女、才子佳人，无不乘着宝马香车去郊外玩赏去了。小姐，咱两人为啥不到后花园走走？”李千金在梅香连哄带劝之下，才离开闺房，主仆两人信步来到后花园。

她们转过曲栏，漫步池塘，只见蝴蝶齐飞，鸳鸯并立，蜜蜂成群，蜻蜓飞舞。对景伤怀，她的愁绪更加深重起来。

忽然，墙外一片马嘶人语。她不禁抬头看去，只见花园墙外有一个青年男子正在窥视自己。这个男子是谁？正是裴少俊。他自从与张千来到洛阳以后，到处寻找奇花异卉，随处游赏名园胜迹。今天他正好打从李总管的后花园经过，看见一行杏花伸出墙外，料想这是一所花园，就勒住缰绳，驻马观赏起来。不想花园中不独花卉繁盛，而且还有一个绝色女子。于是他的两只眼睛就紧紧盯住玉人了。他越看越觉得这位玉人可爱：眼睛如星星那样明亮，脸面如春花那样妩媚。是天上的仙子降临人间？他看得忘情，不禁脱口喊道：“好一位小姐！”梅香听到唤声，悄悄提醒小姐：“有人窥视！”她哪里知道李千金早就看见秀才窥视自己，她才不计较哩！何况秀才一表人才，实在可爱。她干脆对梅香说：“怕什么？就让他看好了！我倒希望有朝一日能与他成婚配！为了他我可舍弃一切，还怕他看！”梅香又提醒道：“小姐！你对他有情，他可对你有意？”主婢二人不断喁喁私语。

那墙外的少俊看着小姐，脚跟就象钉牢似的，再也移动不得半步。张千生怕惹事生非，连忙劝说少主人赶紧离开。少俊却不回答，只是默想：两人四目，相互窥视，看来彼此有心，今后这相思如何是了？思来想去，他立即写了一个便笺，叫张千送与丫环。并且吩咐张千，如果小姐喜欢，就招招手；如果丫环斥骂，就摆摆手。

张千奉了主人之命跳进园中，装作要购买花苗的样子，与梅香

搭讪起来，顺便将便笺递给她。梅香连看也不看就随手交给小姐。李千金接过一看，上面写了一首诗：

只疑身在武陵游，流水桃花隔岸羞。

咫尺刘郎肠已断，为谁含笑倚墙头。

小姐颇通诗词，已经明白了秀才的心思，心中高兴，便也写了一首诗，让梅香送去。梅香看出眉目来了，有意打趣小姐，先问这纸条送给谁？又问这纸条上说些什么？再问见了那秀才说什么？还问撞见人怎么办？隔了一会，她又举起纸条，说要把它送给老夫人。把小姐逗得又气又恼，她才磨磨蹭蹭地来到少俊面前。少俊迫不及待地抢过纸条，只见上面也是一首诗，写道：

深闺拘束暂闲游，手捻青梅半掩羞。

莫负后园今夜约，月移初上柳梢头。

下面署名“千金作”。少俊好不得意！小姐不但容貌倾城，而且文才出众。诗中约自己今晚后花园相会，我何不急急归去，晚上早早前来，好成就这一段墙头马上姻缘。

裴少俊回到馆舍之后，坐卧不宁，苦苦地盼着日头快快落山，好早早赴约去。

李千金素来开朗，但邀约男子相会，毕竟是破题儿第一遭，心中忐忑不安。到了晚上，她吩咐梅香先去探听老夫人的动静。梅香探听得老夫人体力不支，早已上床安息了。她急忙回到绣房中告诉小姐。哪知小姐支持不住，已经昏沉沉地睡了，在梦中正与少俊会面哩！

在少俊、千金两人苦苦盼望下，一轮红日冉冉西沉，夜色渐浓，一弓弯月渐升渐高，皎洁的月光遍照亭台楼阁，清晰可见。李千金又嫌它碍事了，向它拜了又拜，希望它暂时收敛万道银光，不要把大千世界映得如此明亮，好成就她的好事。站在一边的梅香也叹息

着说：“成就这一场喜事，也真的不容易啊！”千金小姐知道梅香已悄悄来到身边，就请她好人做到底。李千金担心在这深沉似海的侯门里，茂密如林的花卉中，裴少俊找不到路径，胡走乱撞，吓起庭鸦，惊起犬吠，引动老嬷嬷前来巡查，一场天大喜事就要化为乌有。她要梅香悄悄在后花园粉墙边上等候少俊，引他前来相会。

梅香刚刚走到粉墙跟前，在墙外舒头探脑的少俊早已看见。他低声嘱咐张千在墙外等待，说罢双手一按园墙，跳进花园中来，见了梅香连连作揖。梅香又好气又好笑，领着他来到小姐绣房门前，低低招呼小姐说少俊到了，把少俊推了进去，她却守在门口。

少俊见了小姐深深几拜，就自说自话地诉说起不尽渴慕之情来。千金小姐腼腆地低着头，也情不自禁地诉说起自己的心事。两人你恩我爱，山誓海盟，正在唧唧啾啾地说个不停时，老嬷嬷查夜来到绣房附近。这个老嬷嬷年事虽高，但脚步稳健，眼明耳聪，不减当年。她远远就听见小姐绣房中有说话声音，连忙走来察看。梅香听到她的脚步声，低低招呼小姐熄灯。哪知又被嬷嬷听得，一把扭住梅香：“好丫头，吹灭了灯，我也听了多时！——你还走到哪里去？”说着，就把梅香向小姐绣房中拽去。

闺房中的千金、少俊，听到嬷嬷喝责，吓了一跳，逃也逃不脱，藏也无处藏。他们只得开了房门迎进嬷嬷，双双跪在嬷嬷面前求情。千金小姐顾不得害羞，向嬷嬷承认他们已经结为夫妻，只是此时无法向父母说明。她一再请求嬷嬷放他们双双逃走，此恩此德至死不忘。嬷嬷见到好端端的一个如花似玉的千金小姐被人勾引，十分气恼，厉声查问少俊究竟是什么人？千金小姐说少俊是奉了官差前来公干的宦宦子弟，不是什么歹人。嬷嬷又责备他们不该偷偷摸摸地成亲，认为是梅香小奴才勾引来的。千金小姐为人敢作敢为，坦然承认她们的结合是由于自己与少俊情投意合，与梅香没有任

何瓜葛。

嬷嬷从来未曾经历过这样的事儿，感到责任太大，自己承担不起，撕掳着少俊，要见官公断。少俊本是尚书公子，哪曾被人这样无礼对待？又怕闹将起来惊醒阖家老小，对小姐声名不利，只得捺着性儿，苦苦向嬷嬷哀求。嬷嬷却不答允。少俊哀求不成，就索性翻脸，一口咬定是嬷嬷收了他的贿赂，教梅香将他接进来的。嬷嬷有口难辩，说也说不清。那一边，千金小姐闹着要自尽身亡，口口声声说是嬷嬷逼害的。梅香也在一旁帮腔，指责嬷嬷收了秀才银子，却教自己唤他前来见小姐。三个人你一言，他一语，闹得嬷嬷乱了主意，心想万一小姐出了差错，夫人翻了脸面，我这条老命怕不葬送掉？她沉吟了好一会，终于提出了两个办法让少俊、千金选择：第一，先放走少俊，去求取功名，得了官职，再来明媒正娶；如若不得着官，千金另嫁别人。第二，放走他们两个，将来秀才得了官职再来认亲。这两个办法一提出，千金小姐立刻表示第二个办法好。因为她担心少俊一人先走，将来得了官职变心，不再前来迎娶；还不如现在双双远走高飞。少俊此时正眷恋着千金的容貌和才华，一同归去，何乐不为？主仆四人商议了好一会，决定让少俊、千金连夜出走。家中的事情由嬷嬷安排。估计老夫人知晓后，怕影响家声，也不敢张扬。临行之前，嬷嬷又再三叮嘱少俊，要好好对待小姐，谋得官职后千万要来认亲团聚。

于是，少俊携着千金离开洛阳，返回长安。在归途中，少俊兴奋、激动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，倒顾虑起来，未经父母同意，就带着千金回来，是否要引起一场口舌呢？他一路苦思冥想，直到进了长安城，才想出一个办法，他一面吩咐张千先回府中，交代管花园的老院公，悄悄将后花园临街的门打开，将花园中的书房打扫干净，准备迎接和安顿千金。一面又对千金说明，请她暂时委屈一下，先

在后花园中住下来，客他慢慢向父母言明，然后再接入正房。千金小姐到了这一地步，也无可奈何，只得听他安排了。

裴少俊谋划已定，先将千金送进后花园，再绕过围墙，从前面大门拜见父母，交代购买花苗的事项。然后他向父亲提起，如今试期不远，想在后花园的书房中关门静读，准备应试，平常无事就不上前屋来请安了。裴行俭见儿子如此用心上进，满心欢喜，哪有不从之理。少俊又买嘱好后花园的老院公，请他把守住进花园的通道，不许闲杂人进去。如果父母前来，务须抢先告知。这样，少俊就安心与千金在后花园中过着恩爱的夫妻生活。

欢娱的岁月从来易逝，不知不觉间过了七年。他们已经有了一儿和一个女儿，儿子端端六岁，女儿重阳四岁。少俊生性懦弱，惧怕严父责备，一直不敢向父母禀明，只让妻子儿女终日躲藏在花园中，过一天算一天。千金小姐当然不满意，但她也不便自行见公婆诉说一切；又体念少俊的难处，只得委曲随从，处处着意检点。只是端端、重阳年幼无知，到处嬉戏，真不知费了她多少精神、老院公多少小心，才瞒住老相公、老夫人。

眼看清明节已经来到，每年此日全家都要出城上坟祭祖。裴尚书今年越发衰弱不堪，终日离不开拐杖，行动不便，只得令儿子少俊与老夫人一同去上坟。

少俊听到父亲的吩咐，了解父亲是极重礼法孝道的，代他祭祖一事是推托不掉的，只好应承下来。临行之际，他再三嘱咐老院公，务必看好端端、重阳，不要让他们到处乱跑，以免发生意外，等他回来后重重有赏。老院公满口答应。少俊这才放下心来，与老夫人一同出城。老院公接着就向千金报告，顺便也向少夫人讨些节令酒果。李千金眼看清明节不能出去踏青，只是在书房中守着端端、重阳玩耍嬉笑，叫人好不烦恼。又想到七年夫妇生活不明不暗，如同

作梦一样；父母又远离身边，从未通过音信，不知双亲是否安康？想起这些怎不叫人伤怀！又想到自己是个好人家的女儿，虽未明媒正娶，也是双方爱慕而成就的婚姻，哪能长久躲躲藏藏呢？正当她满腹心事、无处诉说时，偏偏老院公一头撞进来，告诉她两个孩儿昨天把墙头上花都折了，要她管紧两个孩儿，免得被老相公撞见惹出是非。老院公唠唠不休。千金越发不快，不禁埋怨老院公没有照顾好端端和重阳，小孩的手指都被花刺破了。说罢老院公，她还是吩咐两个孩儿不要离开书房。

老院公受了她一顿埋怨，也讨得不少酒食，出得书房就在花园中自斟自饮起来。他上了岁数，饮了几杯就有些醉醺醺了，索性依在太湖石上闭目歇息。刚刚合上眼睛，那端端携着重阳早已溜出书房，来到他的身旁。端端见他眯着眼睛，倚在那儿，走过去就是一巴掌。他吓了一跳，睁眼一看是端端他们，嘴中不住赶这两个孩儿快回书房中去，眼睛却又闭上。小孩哪里听他的话。重阳又走过去用小小的拳头在他腿上捶打了几下。他勉强睁开眼睛骂了一声：“女孩儿家也这样顽皮！”又昏昏睡去。

哪知此时裴行俭闲着无事，吩咐张千跟着他，一同去花园闲散闲散，顺便看看少俊的文章可有长进。他一走进园门，就看见老院公面孔潮红，酒气扑鼻，倚在假山石上呼呼大睡，身边还有一对小孩厮闹。裴行俭很不高兴，拄着拐杖走上前去就是一巴掌。昏睡的老院公以为又是那一对小孩与他耍闹，眼睛未睁开顺手拿起扫帚一扑，嘴中还嘟噜着：“打你娘，这小弟子孩儿！”裴尚书更是怒火中烧，大叫一声：“放肆！”老院公这才吓醒，赶忙起立，垂下双手。裴行俭喝问他：“这两个小的是谁家子弟？怎的进得花园？”老院公不敢如实回答。可是端端毫不畏惧地说：“是裴家的！”裴行俭听了十分诧异，又追问是哪一个裴家？重阳也走上前去逞能地说：“是裴尚书